



皇朝程先生文粹卷之二十一

湯胤勳傳

湯胤勳字公讓濠梁人其曾祖佐

高廟取天下是為東廡襄武王胤勳少負才好使氣貌
類河朔人兩眸睜然髭奮起如戟年十五六入學為
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舊版文千餘字胤勳騎馬過
一目成誦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生胤勳獨後至當
答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憤卒嘗之胤勳獲杖走
出學門題詩府署合扉上有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
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學出遊江湖上凡吳越間豪

家富室爭延致之周文襄公轉運江南聞其名召之
至曰王孫能作啓事否胤勳請紙筆即席具狀幾萬
言類宿構者又切當世務文襄奇之上書薦其才有
文武具驛召赴京時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之立胤
勳將臺下萬卒環視于公摘古今將畧及諸史中事
舉以問胤勳應對如洪鍾不能屈左右噴噴嘆賞于
公亦撫掌曰吾子誠有才入對以為錦衣衛百戶正
統末

英廟北狩朝廷遣使通問已命中書舍人趙榮擇可副
者衆舉胤勳詔以千戶如虜三大首脫不花問中
國事云何榮未及對胤勳前語之又時于坐上箕踞

岸憤朗誦其所著平胡論虜酋色變既出謂中國
者曰彼髯何為哉恨不殺之爾景泰中詔舉將才胡
忠安公言胤勳才可用進署指揮僉事時典兵者多
忌胤勳不令治事胤勳亦時嘆息其功名不偶放
浪詩酒間京師人率以為狂所與游最善者侍講徐
有貞教授馮益太醫劉濤

英廟復位有貞入用事然亦陰嫉其才不推薦之胤勳
亦不登其門天順中校事者甚橫李文達公多裁之
而文達嘗召胤勳與語胤勳張口論天下事及古今
成敗一坐盡傾文達愛其才將薦之校事者遂摺拾
胤勳往年在江南受賂事下之獄怒而辱之胤勳詔

罵不絕語至詆之為效然胤勳突出息于人而不立
券無以自白遂請為民荷放出都城故人有唁之者
胤勳仰天笑曰吾子以指揮為足榮一湯胤勳邪掉
首行弗顧成化初遇需恩復官再用言者言

詔以裨帥出守孤山堡孤山在延安西虜歲入之守
者多以軍敗黜胤勳得 詔曰噫吾死矣夫孤山無
城郭有他郡之來戍者七百人戰則為饋軍守則為
怯敵如此雖諸葛武侯復生亦難乎免矣抵鎮草封
事數千言大率謂 朝廷宜先城孤山聚糧糗募死
士又移書當路言狀遂噴 吐數血數升即不能起
丁亥虜入寇主將閉城門不出兵虜大掠子女而東

胤勳怒髮上指曰死國分也力疾起戎服跨馬率麾
下百餘人邀虜于境上力戰數十眾寡不敵遂死山
下是年八月也胤勳為人軒豁倜儻直欲起古豪傑
與之友視世之瑣 者以為齷齪不足與語好以氣
雄人不問名位卑顯有不可意奮然去不顧或遂罵
之至其人面赤不少貸甚有播之者江陰知縣弗利
于民將受代胤勳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
其罪送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
釋夏郎中時正嘗於宴上與之歲鉤不屬而老語侵
胤勳胤勳就坐上捽之下拳之蹴之舉容為之展栗
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合而罵之道士

不知其胤勳也稍：有憾色胤勳播之幾死與夫言
出入經史子籍中縱橫闔闔隨意所如有問古名將
者胤勳以張巡岳飛為第一其人曰岳將軍則聞命
矣張睢陽何如胤勳漢目曰子不觀其對今孤潮
之語乎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唐以下誰有為此
語者其所見如此詩書遺奇偃如風雨晦冥中電光
翁疾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
淵觀者褫魄每就人席上操觚立成數十章有名能
詩者多為其所懾或不能措一語以道平生著述有
五雲清唱風雅遺音東谷集千餘卷無子
史官曰予少與胤勳游知其人使不死為大將：數

萬兵出陰山其功名當不在古豪傑下顧獨膏血草
莽中天也或者謂胤勳類太史公所謂遊俠乃大不
然胤勳行事雖若任俠然扣其所得朱家郭解直奴
才爾烏足以比胤勳哉

橘泉翁傳

橘泉翁祝仲寧者四明人世為醫家至翁當永樂初
被召來京師及見故太醫院使戴原禮原禮蓋丹溪
朱氏高第弟子翁未及卒業而原禮去乃自尋力于
丹溪諸遺書及太素脉訣又上泝于張劉李三氏以
達素難大有所悟入道專主濕熱相火之說而肉痺
傷辨尤精確守不變嘗曰世不推病于脈而索病于

方此大誤也然世醫信局方已久故凡致翁者起莫
其言心非之至終驗乃大信惟一二魚舊及武官市
人有疾一遇翁輒效而稍名讀書者謂其用三黃之
劑友惡見翁家君尚書南征還病脚膝痺痛
工命醫來視且合四方之醫皆以為寒濕率用烏附蛇
酒之藥盛暑猶請服綿蓋如是者三歲一日家君夢
有神人書祝字以示者時孫太傅亦卧病走往候之
太傅瞿然謂走曰子非祝翁殆矣走聞翁姓協于亭
為之愕給急與俱來翁診視良久又檢諸醫按撫然
曰幸哉公之免于患也此濕熱相搏而成經所謂諸
痿生于肺熱者也即日禡其綿盡謝諸醫者取清燥

湯飲之曰此疾已深又為熱藥所誤非百貼不驗蓋
服三月餘病良已自是家人有疾非翁藥不敢嘗而
士夫間亦始有延致之者然翁愈人之疾已即置之
不復挂口或扣之亦咯然不應曰吾厭世之嗽者
故走所目擊翁事多不讓古人而不得其診視之詳
獨志其槩云孫太傅病頭面項喉俱腫大惡寒醫疑
有異瘡翁曰非也此所謂時毒似傷寒者丹溪曰五
日不治殺人急和敗毒散加連翹牛傍子大黃下之
三日愈又嘗右脇大痛腫起如覆盂手不可近醫以
為滯冷投香桂姜黃推氣之劑小腹急脹痛益甚翁
曰此內有伏熱瘀血在胛中爾經所謂有形之腫也

然痛從利消與承氣湯加當歸芍藥柴胡黃連黃蘗
下之得黑痰血二升立愈又嘗有瘍發左耳後寒熱
間作晝夜呼不可忍瘍醫欲與十宣散補托之翁曰
此有餘之火無事于補與防風通聖散加柴胡白芷
下之腫消痛止時大傳年八十餘翁凡三下之皆奇
英國公病左癱不語氣上壅醫以為中風用順氣祛
風之劑弗效翁曰此痰火濕熱所致與之清燥化痰
前後飲竹瀝數升愈國子監丞彭英義勇衛鎮撫王
隆亦病此翁皆以是起之新寧伯母夫人病痰喘遍
身腫痛進諸流氣之劑弗止魏國公子年八歲病哮
喘夜不得寢喉中作拽鋸聲醫日用抱龍丸轉加失

音公皆與瀉火清氣之劑愈或者疑請其說翁曰人
雖有老穉而諸氣賁鬱肺火之發則同第脉候有衰
脆藥味因之有小增損爾忻城伯素有痰疾嘗出墜
馬舁歸不復省事醫用理傷斷續之藥翁笑曰此雖
墜馬寔痰發之故與之降火消痰已而愈武靖侯夫
人病周身百節痛又胷腹脹目閉逆冷手指甲青黑
色醫以傷寒主之七日而昏沉皆以為弗救翁曰此
得之大怒火起於肝主筋氣盛則為火矣又有痰
相搏故指甲青黑色與柴胡枳殼芍藥苓連瀉三焦
火明日而省久之愈故太平侯病膈中痛喘嘔吞酸
自云臍上一點氣上至咽喉如水每于後申時輒發

醫以為大寒翁曰此得之大醉及厚味過多子後申時此際相火自下騰上故作痛與二陳湯加苓連山梔蒼朮數服愈戶部主事吳潤病頭眩兩耳鳴如屯萬蜂中甚痛心撓亂不自持醫以為虛寒下天雄矣翁曰此相火也而脉帶結是必服峻劑以劫之急與降火升陽補陰之劑脉復病愈姚光祿女年十七病潮熱醫以為瘧治之加寒戰血崩又以為虛將補之翁曰此熱入血室所致先與小柴胡湯再與承氣湯微下之去紫黑瘀血數塊愈吳檢討子年十八病眩暈狂亂醫以為中寒已而四肢厥冷欲自投火中醫曰是必用烏附麩足以回陽翁曰此心脾火盛陽明

內實用熱藥則不治強以瀉火解毒之劑三服愈耿祭酒病頭暈翁曰發熱漸惡寒醫以為感冒用甘辛發汗之劑汗出不止腹滿作渴譏語發癡醫又以為中暑翁曰此非一時寒暑所致乃積濕熱在足陽明太陰經中故疹見與除濕熱補脾胃瀉陰火之劑愈南昌知府王詔病筋疾給事中徐恪病氣痿皆為醫所誤翁二以清燥湯起之至於飲食勞倦之疾世罕下孫太傅一歲精健亦畧相等活人之心日甚一日毒乘欵段從一童子走東西應都人之請雖雨雪早暮不自恆都人日輦金與幣以謝門下而翁亦未

始以此介意焉初楊文貞公家有孫病亘寒戰嘔泄
蔣院使用文以為不治或為翁：時尚少診視之曰
無傷也與藥一粒而效文貞素重蔣者終聞其事不
以告人御史錢斯夫人病惡寒日夜以重裘覆其首
起躍入沸湯中不覺醫以為寒甚翁持之曰此痰火
上騰所謂陽極似陰者非下之火不殺下經指而撤
裘呼水飲之旬日氣平乃愈給事中毛弘病傷寒汗
已不解醫與之補劑補旬日病大作盜汗唇裂將邀
他醫而誤召翁：曰傷寒無補法此餘熱不解與苓
連山梳石膏之劑一服即愈此三事非目擊然人有
誦之者故附載之

論曰近世有儒名者立說斥東垣丹溪之書為不足
觀曰二家動引素難猶儒者動引唐虞三代之治術豈于
事噫為此言者亦悖之甚矣唐虞三代之治術豈誤
人家國者邪患人不能為爾然人雖莫能為而猶幸
其在口也若禁之不言則豈復人理也哉宜乎獨泉
翁之不獲過也蹟此觀之世之抱古道而不獲過者
豈特翁邪

石鐘傳

石鐘山在湖口縣鐘山在湖口縣鐘山在湖口縣鐘山在湖口縣

哀古今題詠為集

石鐘字以聲九江人其先莫知所從起或曰唐處士
洪宋處士介皆與同祖然夫其譜牒不可考矣

人其中空洞人莫測其涯涘然與人不主產聲望之
有巖氣象少有聲彭蠡間每時立湖已噓然長嘯
風起水湧可以起樓鶴而驚鸞龍有謂之者曰子不
聞典午氏之言乎夫鐘扣之鳴鉤自聞鈴人不以為
異也若不扣而自鳴者乎鐘嗒然不應人或號為無
言公鐘所居在蒼崖絕壁下其前怒江瀧然人跡罕
至元豐中東坡蘇子自齊安將適臨汝以連山莖之
得良之渙其繇曰山之下風起于沔水漾于澗有聲
洗之在修暨阻蘇子投策曰今之夕其將有異聞乎
夜乘小舟入湖口聞有聲自西南來上拂寥廓下滿
林樾或嘈呖然或窸坎鏗鏘然心異之因擊楫大呼

曰吾聞之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
其躍也或激之其越也或梗之其沸也或夫之斯人
也其殆善鳴者乎時月明如晝鐘方側立江漢間四
顧若無人蘇子揖而進之曰子非石以聲乎子慕子
久矣鐘笑曰聲聞過情君子耻之走不肯範形于天
地之洪鑪而浪迹于此吾子不鄙而辱臨之喜過望
矣願為金石交議論風生各能相見之晚明年蘇子
還朝言于神宗曰九江人石鐘者山澤之應也自顧
壁立萬仞使人望之巍然而下視培塿丘垤真無足
當其意者然其靜也淵渟其動也風行其自守介然
而不與易其處人確乎其不可拔也陛下誠能封之

以鎮一州則柱石巖廊可以屹中流之砥柱矧陛下
功德兼隆方將求鉤旬罔斡之聲以鳴國家之盛顧
乃使之鳴不平於荒江斷岸之濱非臣所知也神宗
然之即日下詔拜侍中昇州節度使封聞喜郡公使
御史巫士仁持節以往士仁道淮入泗濱人有符
磬者浮沉洲渚間人號為無賴子然其先世嘗有貢
於舜廷及從孔子于衛者磬失其業至是來見士仁
士仁羅致之舟中與語大說因叩鐘之為人磬曰鐘
體重厚塊然一武夫爾是烏足辱召命磬不佞先世
佐虞夏有功不幸而流落于此君如不弃登磬于庭
磬能波流風靡而不失身上見磬必喜磬誓與君同

升願勿外也士仁良是之抗疏以磬語聞詔載磬與
俱歸至汴入對上果說以為協律郎日與伶人侍上
譙樂遂罷鐘不復召鐘聞之嘆曰天賦吾以風流之
資乃終老于巖穴而不克致身東序刻勲景鐘命也
遂學長生吐納之術以終

史官曰古語云秋霜肅而豐山之鐘自應蓋言君臣
相遇之不偶也豈不誠然乎哉夫以鐘之才可謂實
厚而聲洪者矣顧乃抱遺響以長終而砥石然隨波
逐流如磬者進用宋之為宋如此嗚呼士仁尚何責

承

公諱通字彥亨其先自歙遷績溪程里尋遷坊市祖平素業儒洪武初以鹽法坐繫御史廡其非辜喻其旁引衆人則可免平起對曰某不幸爲人所誣而又誣人數天矣寧以身待罪御史嗟異竟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旌死者平遣子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買地葬之伯父以忠洪武庚申用人材舉知潮之程鄉縣有治迹父以誠尤以孝友聞初以忠子泰將省父程鄉以誠與俱中道聞以忠得罪被逮且瘴作偕行者謀泰反走以誠大罵曰汝父坐事正當指生赴救舍之而歸獨何心乎遂徒步直前既至而冒瘴死聞者悲之公少有至性又得家庭之教

勤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縣學生二十二以貢入太學時洪武乙丑也丙寅聞以誠喪免歸徒步過嶺迎柩還葬已廬墓下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早已老公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

高皇帝憐之而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其祖既至乃并召公東西立玉階下顧公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

高皇帝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解送于還鄉疾

千秋公以尚書奉應天府鄉試時遣

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公所對

音親擢第一授遼王府紀善卒未從王閱武臨

清壬申從之國遼西時王府未建以祖喪免歸復

一廬墓三年服闋復任未幾

高皇帝上賓庚辰從王渡海南還卒已進左長史明

年始從之國荊州公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一國

之事咨焉府中有衛士紀綱者用訶事得幸公每召

而箴戒之會

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荊州公草上封事數千言

文皇帝既正大統紀綱者以入賀留侍歷官錦衣指

揮使被顧問因乘間及封事遂有詔械公詣京師

簿錄其家公既死家人發戍邊又下續漢簿錄其家

得捕田數十畝遺書數十百卷牯皮數張黃希范洪

武未先出知徽州府雅與公善至是亦為衛卒所捕

并籍其家同赴京師而續漢程姓最衆幸使者仁恕

罪止一房餘獲免焉初遼王雅重公命圖其像又

錄其世譜親為贊之後十年公異母弟彥迪以事至

荊州王召見之語及舊事曰汝欲見汝兄否彥迪

頓首不知所對王出道像示之彥迪哭失聲并請

其世譜以歸永樂中有仇家欲訟之者適彥迪他出

家人懼而焚其像獨餘其世譜云公初讀書即厲志

聖賢之學居常恂恂如有弗逮至臨事則毅然莫能
奪故所立如此為詩文不求異而主于理然辭氣超
越專工者反不能及有稿百餘卷悉毀于官

公沒世既久其遺事絕無知者敏政嘗從故老問
之得其槩又見公從孫上林苑監署丞京于京師
因撥拾為傳如右噫公與方希直周是修二公同
時友善今希直之文梓行于世是修又得楊文貞
公為之表章獨公事湮沒而無聞此遠宗後學所
不能自已者歟

程貞婦傳

貞婦名淑端兗山汪伯高之仲女嫁率溪程永得為

士真甫之介婦兗山汪率溪程皆休寧名族貞婦生
有至性異凡女早喪其母程氏獨與繼母居極孝
謹恐失其歡一飲食一衣服率身任之不以勞也伯
高恒嘆曰吾有女若是宜得佳子弟乃許其委禽焉
久之得永得乃嫁永得故業儒而貧貞婦安之日夜
事紡績織維濟其乏時士真甫已捐館畢力以事其
姑吳氏處娣如御僮僕奉先禮賓悉有條緒坐是永
得始出為里塾師居無何而永得暴卒于兩館汪氏
時正統丁卯四月十日也貞婦聞之而哭幾死已乃
復甦奉其姑奔赴手殮之昇歸安厝如禮僅一男生
不週月人無不憐之以為是不能自存宜有他而後

可全活也時貞婦年二十五嫁僅五年一志不二却
容飾服勞茹苦以養姑之病益市善藥以進如夫未
亡時甚得姑心姑年七十六而終盡賣簪珥以葬無
遺禮男曰祖瑗親撫教之俾不墜世業恒技淡語之
故祖瑗奉訓唯謹蓋孀居幾五十年壽七十見八孫
益康強無恙鄉隣無少長共稱之曰貞婦貞婦相與
上有司有司以聞事下覈實衆復謹然列狀乞旌
其門如今云

前史官程敏政曰祖瑗予族孫也且從予遊而士真
之女適兗山汪令君尤慎許可獨道貞婦事甚核嗚
呼未嫁而事繼母已嫁而失壯夫養氣姑撫教其孤

子以至於成人是雖奇男智士有所不堪而眇焉一
女子為之無難焉斯固天理民彝不以利害存滅無
亦出於鉅家碩宗有所漸漬其訓之懿而然邪彼分
符治理以弼成教化為責而於此乎無所表異風厲
其民人為政本焉亦何心哉亦何心哉

楊文懿公傳

公諱守陳字維新姓楊氏浙江鄞縣人曾祖浩卿而
上世以仁富聞其鄉祖範益好修為名儒學者號栖
芸先生別有傳父自憲傳其學官止泉州倉副使公
之在妊也母張宜人夢星落懷中及生天庭有黑子
七如北斗見者奇之五歲即端格如成人而才識穎

吳栢芸親教之日記數百言稍長學舉業及為古文
辭更出流輩四方多傳其程試之文以為式栢芸恐
其溺此恒誨之曰聖賢之學以精思力踐為要博文
強記輔此而已公大有所悟入作致知力行持敬三
銘以見志景泰庚午舉浙江鄉試第一人辛未舉進
士被選改翰林庶吉士未幾丁父憂而祖父母相繼
卒居喪七年學益遠識益遠天順戊寅服闋授翰林
編修預修大明一統志尋被旨授徒內侍監辭不許
憲宗即位以選為經筵官預修

英宗實錄成化丁亥以考績升侍講踰月實錄成升司
經局洗馬公每進講必積誠意傳經訓臬納忠以感

悟

上心一日講武成篇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
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內
侍者召閹樂之禍有高居無為惟寵嬖艷者啓祿山
之變何也蓋舜武之所以無為者由其舉相去凶傳
信明義無一不盡其道皆常憂勞而有為乃始佚樂
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蓄
樂其所以亡者爾左右聽者竦然至於應

制詩文亦舉筆不忘勸戒壬辰選侍講學士校刊通
鑑綱目遂預修續通鑑綱目以母喪去公官五品十
六年所教中人已多貴幸凡預教者幸因之以進獨

公泊然無少藉有欲出力援之則謝曰我婆婦也抱
節三十年矣乃垂老而改志邪為紳往傳誦其言
今上出閣公等六七人被選日侍講讀 文華大訓成
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大訓篇目多本
大學衍義獨事涉中人者悉不以書公曰是何以為
訓撮其賢否得失之故分註一條議者不能奪公雖
晚未遇而名重一時吏部嘗擬公國子祭酒在廷大
臣合詞舉公堪吏部侍郎宜入內閣皆不果用
今上登極加恩官僚始擢公吏部右侍郎初當道猶擬
公南

上覽疏取筆塗南京二字其被

詔集議祧廟禮官請祧
懿祖而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
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事之
以配天若商周之羿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
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圍非羿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
有取于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間既
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向之位
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合食為非禮則
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

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并統

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祫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羿稷而祫主歲于後寢祫禮于前廟時享

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者不能從而公執甚堅蓋

有遺恨焉弘治戊申上疏論講學聽政累數百言大

畧謂

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袤登用正人聽納忠

諫躬親題奏日勤政務若此不懈可幾堯舜獨臣之

愚猶有過慮蓋革故正始猶易持久保終實難若內

得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欲心漸滋豈能保其始

終如一乞開 經筵御午朝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

賜清問必待

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

乾清宮之時少使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則得於

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有事者皆先用畧節

口奏而裁決之大政則召大臣面議未當則許諫官

駁正而審行之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

右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但如近日之

聽日講御午朝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
調旨批答臣恐積年之弊未革而將來之患難測不
但如前所過慮而已 優詔嘉納諭禮部以三月御
經筵禮部得請并午朝如楊某奏修

憲宗實錄以公兼副總裁公念更化初凡吏部有所升
黜人必視其忠邪易險愿好為趨舍故倂持議雖
取嫌忌于同列弗苟徇也已酉再請解部事專史職
不許章三上乞致仕始命以本官兼詹事府丞供職
史館如故公嘗言古人謂國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既混一即命儒臣修元史

太宗靖難後史官不紀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忠

於所事者皆闕畧無傳及今猶可補輯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侯王是宜改正章疏留中者雖
有可傳例不得書乞宣付史館奏未及上而公以十
月十八日不起初太白犯進賢占者以為賢人厄蓋
其應云公疾革語其弟守阯男茂仁曰吾學至為君
子仕登三品年邁六十斯亦何憾惟

上恩厚未能報先相芸先生未及封汝曹勉圖報稱以
繼吾志諸弟暨男茂元不及訣其以是語之語訖不
亂明日端坐而逝訃聞

上悼惜賜送曰文懿命官諭祭葬事後二年實錄成詔

贈公禮部尚書又三年以春宮舊恩許歸公孫美
璜為國子生公天性孝友蒞仕即遭三喪竭力襄事
不一殍于禮奉母極孝養與丁夫人起家偕老肅雍
相成未嘗畜女侍奉中櫛待諸弟怡自相師友公
暇于姪環侍循雅飭無毫髮泰養之習在京師所
居高坡巷四方來者皆知為楊先生家敬愛之風薰
然被于宦族有恒農之遺範與人交必以義相規而
見喜如已出體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至說理論
事則毅然不可屈自號晉菴晚更號鏡川同考禮部
會試及主考兩京鄉試得人最盛所著述有三禮周
易尚書詩孝經大學中庸論孟私抄凡數百卷皆正

其錯簡更定其章句詮擇諸家之傳註而傳以已見
雖大儒之說不苟同蓋晚年屢加刪定未始輕出也
於書謂舜典象以典刑章乃舜命官語非史臣記事
之詞古者罪人不孥而漢書引湯誓孥作奴蓋或奴
或戠隨其罪人之輕重施之也酒誥明大命于妹邦疑
明字本封字之誤不然則下文乃穆考文王終不可
通大誥今蠹今翼日蔡傳謂今之明日也疑以今蠹
今翼為句言武庚今無知如蚕之蠶動今有輔如鳥
之羽翼而以日字屬下句猶左傳日衛不睦也於詩
以卷耳為大夫行役者之作謂陟岡陟砢為瘠僕瘠
非后妃思慮所及以栢舟為非婦人之作謂其心不

可轉底儀不可違正孔子所謂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者也至以鄭衛之詩非孔子所謂聲其辯无詳大約謂春秋主事當無不載詩主辭當有所擇朱子修通鑑綱目於莽操呂武之事靡不備載其續楚辭則神女季姬皆斷為禮法之罪人高唐賦亦視為倡家之賡謔若鄭衛諸篇非刺淫而果為淫者所自作聖人必不錄之矣其超然獨見多先儒所未及者又有五經考證大易私徵春秋私比等書皆未脫稿雜著詩文有晉齋稿鏡川稿東觀稿桂坊稿金坡稿銓部稿又數百卷閱博精醇兼備衆體成家之言讀其文可知其人公弟舉進士者三曰守隨

廣西按察使曰守陞左春坊左諭德曰守隅工部員外郎子亦皆舉進士曰茂元山東按察副使曰茂仁刑部主事公墓在鄞之玉堂洞山

論曰儒者心學之失傳久矣其上工訓詁以為高其次競辭章以為奇又或以天資用事而能隨世以就功名斯已矣四明自慈湖楊氏師象山東發黃氏師考亭皆卓然知躰立用宏顯微不二之義學者尊之若顏波砥柱而栖芸實嗣其傳至公益充大之蓋其始則抱遺經以求聖人於言表而不以訓詁辭章為能故其持已律家居官接物視老壯如一日而不少肆其子弟皆謹禮守法不屈於不義而以古人為可

期也夫學術有得于一心則專之而不為惑棄之而不為損擇之精守之確終吾身而不變此所以為儒而世往：以迂左目之皆孟子之所謂失其本心者也公晚遇

明天子將有柄用之漸而阨于老不能究其經綸遠大之業使儒效暴于天下豈非斯人之不幸哉

汪節婦傳

汪節婦陳氏名鼎徽之祁門人其父曰偉人與同邑汪仕政皆名士故節婦在室已能受姆教為賢女年十九聘為仕政子軫妻汪舊族而仕政又振之節婦能事之盡禮屢奉其條約舅姑安之曰得婦如此老

復何憂哉其佐軫養父母尤力至於處鄰里供祭燕御佃傭斬：有緒人率慶軫：亦以自慶踰年生男奉以見舅：大喜小字之益孫定名鐸曰吾將望其多似續以振吾家也再踰年而軫遭疾不起疾革時畧無一語及節婦節婦號慟幾殞者數四有老媪慰之節哀則泣告曰吾夫屬續之所以不及我者知妾無他也吾何用生為聞者亦為之灑涕既服闋節婦始年二十三舅姑少之微使人相風則大哭曰我何人家女為何人家婦而敢以此相侮哉不當即死以從吾夫于地下爾風者乃不敢復言節婦素勇於義夫存時益謹謝膏沐勤女紅日抱其孤兒茹泣曰天

五日聞計或請足期而後發喪君大慟斥之服闋以
祿不及養乞遠郡自劾廷授蘭州同知蘭屬屢江府
雲南絕徼也酋羅姓者世知州木姓者世知府恃姻
為奸虐君動以法持之羅故使督五井鹽課君正色
曰我奉命監州豈專為鹽吏而已羅志欲扶木中傷
之君以詩抵木：反禮君不敢肆而夷焚悉恃君以
安分巡兩司若林副使俊輩皆賢君檄使稽鄧州軍
餉再攝雲南縣又攝黑鹽井提舉司往來無虛月縣
邏卒得賂縱盜以良民克格數歲不決君辨釋數十
人黑井鹽坐潦虧課君至以足告上官驚嘆曰得非
連州鍾乳乎歲庚戌委君入賀長至節值于福舉進

士第一君慨然曰是足以成吾志矣遂引疾致仕君
所居後即晉陸機放鶴灘地作樓其上合林下結社
號榮壽會口不及官政與郡士大夫飲輒盡醉浩歌
自適或規其放者君曰吾將藉是以全吾真使涉世
故者不吾撓也豈真放哉錢之先居嘉興桐鄉相傳
忠懿王後元季君高祖德名避地華亭城西黃薄氏
家焉君既得謝將往桐鄉合族定宗法未行而卒五
月望後四日也得年五十有大君負氣品：必思以
自見而數奇詣寡終不訕以求合然居家為行早喪
父祖母陳命傳食仲子及君時仲放而君因君不可
曰是畜養者之所為爾極力與其妻陸奉陳及母范

咸得其歡陳之喪悉力營塋不以動仲父君之子益
企君之孝福為翰林修撰三載得推恩封君如其
官忽思君心動例不得歸省則移疾冒暑行至東昌
得君訃福弟祚亦舉于鄉君治命曰塋地毋遠我祖
父福等遠遵故塋裏事其地曰華陽橋蟠龍塘
論曰士之有所立于世者豈獨以其顯有後之為俊
哉觀君於仕曆未滿五日發喪事大母雖居貧無違
禮佐遠州不鄙夷其人而實禍患于度外非燭理明
而達義勇者能之乎人率謂君徒有其子故顯名而
不知君之所自立亦誠有足書者故予為君傳不示
侈焉明古之君子有所立者非全恃乎此亦將以慰

夫人于下地云爾

參政陸公傳

公諱容字丈量姓陸氏蘇州崑山人元盛時號周涇
陸家曰士明者販遼東值兵興客死于福育姻鄰徐
氏因冒其姓福生繼宗繼宗生裕贈兵部武庫員外
郎娶陳氏生公：妊時母夢紫衣人以笏擊其首曰
當生貴子覺而公生麗厚白皙見者以為英物九歲
賦詩有奇語十六為縣學生大肆力于經史百家至
廢寢食而兀擗備行矣之說一不挂目葉文莊公亟
器之曰范文正公事業不可不勉也舉成化丙戌進
士第除南京吏部封主事始請于

朝復姓陸氏丁父憂服闋陝西兵部職方會虜人遣遣
將北征勅公紀功軍中虜退而還進武庫員外郎大
臣惠京城多盜請遣給事中御史部屬官五十八人
索以公總其事公極陳不可事果中格尋進職方郎
中時邊報旁午封事日或四三上凡虜情虛實地里
險易兵力分合皆犁然中其肯綮事下三邊：人驚
服大抵皆出公手而於沮征安南及罷勦鹽賊劉通
兩事尤偉昌佐者京營都指揮故降虜也求參將雲
南一巨堵傳

上意令兵部上其名甚急公持不可則
召至左順門諭之公曰既出

上意命下即是焉用舉為且金齒騰衝外控諸夷要地
也佐材力庸下且夷種不可用若今日阿旨異日壞
事雖禍及身家何益巨璫語塞事乃已他如韋瑛之
誅定捕妖言功不得世祿皆自公發之未幾丁母憂
服闋上疏言大倉兵衛不便者八事從之所司復采
其尤切要者行天下為著今除武選郎中值

今上初即位斥戮倖進庶政一新而太監李良典御廡
為都指揮王欽梁宏乞陞都督得 旨矣公上疏極
論都督武官極品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
良等招權恃恩當正典刑仍乞立法以禁將來疏兩
上奪其新命士論壯之復上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

曰教導勲戚曰愛惜人才曰久任巡撫曰經理京衛
曰選練禁兵曰均平鈔法曰慎重會議而儲養台輔
愛惜人才二事尤剴切時柄臣疑公侵官且臺諫方
為之排逐異已者懼公言動

上將陰中之尚書余公為言吏部得出為浙江右叅政
距上疏一月爾公至任復條列兩浙不便者八事多
見采納於潛民陳乙夫婦乞食夜投宿桐廬山中漁
家被殺瘞之而婦不死覺有人蹤其脇曰明星至矣
何不走訴婦自墓隙出遇公長號稱冤盡得其狀漁
者論死爾漢章憲念憇作頌美公辛亥以

聖節入賀復上疏論漕渠利病不報癸丑天朝罷官者

若干人而公亦與焉聞者大駭公處之怡然且賦詩
道別既歸於所居作成趣菴獨笑亭日緇冠野服著
書其間又改作先祠落成已屬疾猶強起獻拜如禮
以甲寅七月戊申卒得年五十有九公少即有志經
濟如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罔不究極其本末利
害手書之冊為施用之具識者以為百不一試也居
家孝友父為人所誣坐謫戍連者二十四人公陳書
上官雪之葬母之日塚上廬次及城中屋宇高鳥飛
集萬數鄉人嗟異公子未著夫人張氏數勸買妾公
曰吾祖宗以來無畜妾者不可所著詩文曰式齋稿
浙藩稿歸田稿乙戌稿奏議在朝曰式齋筆記在浙

曰封事錄記事之書曰菽園襟記式齋通察太倉志
別有兵署錄水利集問官錄總若干卷于一人曰仲
舉于鄉嗜問學有行檢克紹其業

論曰公當弘治初伏闕上疏時予方以言者去國道
中得其稿讀而嘆曰偉哉賈陸之緒論乎然亦未始
必其終獲遇也既乃聞其以論薦而出有微意焉蓋
出未久而罷且死矣道喪風靡士自晦則笑以為無
所取材而擯之稍露一二則又恐其得譽望有進用
之漸必誣之使去則以為快足豈獨後世哉若擯于
一時而顯于既淡誣于小人而白于君子固天定也
士獨求其無愧而已公雖用不究所學然有建白在

朝廷有惠澤在民爾著述在學者足以考見矣遇不
遇奚病焉

全景明先生傳

全先生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聰警失明無所事
事乃受易師學悉究義經畫外之旨而以京房斷占
多奇中正統間父清遊雲中挾景明與俱三邊吏士
有問身体戚及軍利鈍成敗必就景明決之由是全
先生之名聞四方己巳秋虜酋也先大人邊

英廟北狩陰遣使命鎮守中貴人裴當問景明景明筮
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庚午歲中秋車駕當還之後
七八年必復辟

英廟心識之時忠國石亨以叅將守雲中賢景明引為
上賓動必資之暨

景帝嗣位虜益熾召亨還摠營亨以清有幹畧薦以自
輔景明因侍行至京時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亨召
景明問計景明筮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戰之
必克虜果敗去庚午也先欲奉

英廟北還將卒以為詐獨撫寧伯朱謙上書懇請
朝廷持不敢發景明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
中國反失迎奉之禮獨不為夷狄笑乎亨遂與少保
于公協議遣使虜果奉
乘輿來歸實庚午秋也

英廟以太上皇居南宮三年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外
洵：忠一日屏人請筮景明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
凶死不足贖忠憤而佯狂為風狀兩宮乃安忠後伏
誅如景明言

景帝之弗豫也中外以儲嗣未定為憂景明三言于
曰公國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惡不
早定大計禍且不測亨意遂決

英廟復辟將官景明景明固辭乃命工范金鑄陰符
靈四字為筮錢十八文製象牙金貯之以易又易
牙金酒盃一白金彩幣若干會清以指揮念事
蒞徐州上曰全寅得無借往乎其授錦衣

京景明復固辭不允景明見亨龍位已極每當盛以
持滿之道反覆戒之弗納卒及于禍景明嘗景明天
順間名公卿大夫無不延接者然一語不及私事位
拆邪與正濟顛扶危可致力則諄諄不少回避遇古
今圖史及異書必令人傍誦聽之至老不倦又無名
家之義自號啓陽今八十有六歲尚康強無恙三子
長鑿以材武自見官錦衣衛百戶次鑿治易為進士
業次銳以善書隸中書舍人

論曰昔嚴君平卜筮與人于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
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蓋賢而隱
于卜者也若全景明先生固聞君平之風而有慕焉

者歟其禮于名流不流于權貴壽而有子老于
聖世非倖也彼司馬季主不見知于宋忠質詎郭景純
不免于王敦之難其術精矣而其所得又景明之所
不滿者歟

汪義士傳

汪義士中和字貴民唐越國公華之後休寧西門人
曾祖養晦自西門遷漢口祖明德父仲剛義士為人
頽然廣額性介特寡言笑每讀書至古忠孝節義事
即掩卷太息曰為男子而渙恣以度世亦惡用生為
鄉先生聞而異之曰汪氏有子矣義士家有尺籍在
貴州適當仲剛仲剛還自軍道其艱苦義士未冠也

恒戚：不樂宣德丙午詔簡汰諸路兵仲剛弟元皆以老謝行義士毅然躡履往代鄉人壯之貴州帥聞其故儒者率遣子從學義士因以其暇日為講說前史名將所為如何及近世養兵禦侮之要邊臣聽之無不慰愜或戎務弛張夷情虛實山川道里險易通塞有所咨訪因而舉錯甚多義士一再以公務還漢口省其父群從兄弟悉長健衆議當番代以均勞者群從又相持不前義士恐傷之復抵成則髮漸種：矣貴州古夜郎越雋地山水荒寒中土人非謫配罕至義士獨往遊其間歌嘯懷古人莫識也都勻苗寇作貴州軍禦之失利義士所居堡僅百人欲散走義

士伏劍叱之曰當此際不叶力堅守即國家養我輩何用况分地不可擅去有大僂乎衆志始定入夜備稍懈寇突入有牽義士急去者義士慨然曰士死義爾堅立不動且詈寇曰朝廷何負于爾敢猖獗若此遂被害正統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得年五十有九少子南雲被虜月餘哀慕動寇：不忍殺釋而歸之義士二子長義方次南雲也孫男三觀成所觀早卒昕篤志力學為里塾師

史官曰郎之戰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而謂之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士弗能死不可也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焉孔子稱其能執

干戈以衛社稷嗚呼若義士之死固可與騎相望于
百世之上矣而封疆之臣乃無畫策捐軀若公叔者
亦可重嘆哉

篁墩程先生文粹卷之二十一

篁墩程先生文粹卷之二十二

祭告文

擬漢昭烈皇帝伐孫權告廟文

嗣皇帝臣備敢昭告于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
孝愍皇帝七廟神靈臣備聞葛伯助桀為虐成湯先
征之而後放桀黎君黨紂為惡武王先戡之而後伐
紂勢有緩急動不可以後時理有經奉事宜從乎中
制伏以逆臣孫權秉時多難竊據江東尚以世受國
恩同獎王室道遣使者作為盟書繼進家人求通感
晚輅車來往屢修信睦之儀疆界分明薄無彼此之
隙日者將軍關羽進討國賊既下襄樊為權者不思

將角之圖乃作反噬之計遣賊將呂蒙等掩襲我荆
主殺戮我戍士臣羽則委身國事伏節虜廷而逆權
甘作叛臣不復尊周是念顯受偽命方以吠堯為功
穹壤不容人神共憤臣聞祖宗之法不道者必誅春
秋之書無將者罔赦敢附湯武之義先興黎葛之師
尚賴宗社之靈天地之祐庶成大業克濟中興臣備
將以章武元年九月二日親率六軍恭行天罰以丞
相諸葛亮輔皇太子留守成都以車騎將軍張飛出
閬中虎牙將軍趙雲出江州建威將軍黃拳出江北
侍中馬良出武陵五溪諸蠻罔不率俾將軍向寵等
各率所部擐甲以從誓梟叛賊之頭少示僭王之警

即圖大舉掃定中原祇奉寢園告謝天下臣備臨師
不勝戰懼之至

祭林舅文

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秋七月甲戌朔二十八日辛
丑寓新橋驛孤子左春坊左諭德程敏政謹致牲醴
之儀馳奠于故安東縣簿致仕林公先生尊舅之靈
曰嗚呼舅氏何遽去予而長逝乎疇昔之歲舅方輔
予于新安託幸終其襄事今茲之春予復拜舅于淮
陰則已親乎藥餌冀漸愈于痾病將益膺乎壽祉嗟
離合之無常慨歲月之幾許期間安於瀛城之南詎
得計于新橋之涘嗚呼舅氏果遂去予而不起也惟

母夫人最鮮兄弟其在尊舅一人而已早升榮于仕途晚歸樂于田里剛介之性雖不足于庸人明敏之才每見稱于先子柰何官僅止乎一命壽方登于六紀豈天定之未然而福善之難恃乎然全歸無愧于宗祧宦業屢延于胤嗣則天之報施善人固在彼而不在此嗚呼老人之容無復覩之于目長者之言無復接之于耳身遥繫乎他鄉淚徒揮于逝水望故郡之山川感新秋之風雨謹楮詞以告哀惟尊靈兮鑒只嗚呼尚饗

祭告顯考襄毅公文

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春正月庚午朔越三十日已

亥孤子左春坊左諭德敏政敢昭告于

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府君曰嗚呼不肖孤子服盡今日矣慟惟顯考將使旨于四方孤不能效奔走候起居顯考賜養疾于故鄉孤不能操几杖侍湯藥不幸而大故時方竊祿京師不能舉棺衾以盡襄殮之禮既幸而襄大事又特拘于文法不能守塋域以供灑掃之役惟顯考鍾愛于孤最深孤之不孝于顯考最重追悔莫逮負罪難逃繼是以還惟當竭心力以養百歲之母隆友敬以保百口之家謹身以求歸全教子以圖繼述昊天罔極言止於斯伏冀尊靈俯垂昭鑒不肖孤無任哀慕之至謹告

太師徽國文公闕里告文

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二月庚子朔越十日己酉歸後學左春坊左諭德程敏政敢昭告于

先師宋太師徽國文公先生祠下曰伊川道脉先生之所由傳環溪文宗先生之所自出表復亨之墓而詳其世德嘗有取於程氏之先答成甫之書而勉之進修復有望于程氏之後惟敏政程氏小子新安一

生在家庭獲誦于遺書登仕籍乃塵于講幄曾無肖似徒切戰兢今茲幸進于門墻始得致恭于棗梓辨香在御旨酒一陳伏惟明靈佑此愚昧嗚呼泰山喬嶽之容固常目念之如在正心誠意之學

願終身誦之弗忘謹告

祭都憲東安李公文

嗚呼公乎人方祝松喬之齡仰著蔡之德庶一代之老成為後進之矜式忽聞捐館罔不太息而况有通家之素供弟子之職失所瞻依可勝痛惻雖然正大之學高明之識位列卿則世誦其賢勞居諫垣則史載其遺直己貴而守儒之常未老而求去之亟矧一經之承傳嘉四子之軒特論莫有儀賜葬有勅哀榮始終天固無忒彼容悅以圖功名或奔走而務智力以彼較此孰豐孰嗇嗚呼公乎其何可得其幸矣曩言獲奉顏色操几杖以無從驚發引之在即敢爾一

觴有涕沾臆

祭武昌尹汪親家文

惟靈望出忠賢學優庠序擢秀桂宮焯有文譽獲聞
弗偶銓部登榮出宰花縣聿騰政聲豐碩之姿遠大
之器駿發有期允顯先系維茲之歲屢接手書吳楚
陰備每嘆離居夏秋之交忽聞訃告真贗是疑曷任
悲悼嗚呼禍福相倚天意難諶吉人淪謝何善何淫
矧在通家情好維密子女聯姻雅非一日昔登公堂
酌酒賦詩今拜公像白日寒颼清醑一陳旅榘載設
英魂何之幽明永訣

祭先師宮保尚書殿學劉公文

弘治五年歲次壬子夏四月辛丑朔二十四日甲子
門生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程敏政謹
東向頓首告奠于

先師宮保尚書殿學古直先生劉公尊靈而言曰惟
公鍾海岳之英抱經濟之學才氣振千古之豪文章
擅一代之作輔

聖德于青宮贊 廟謨于黃閣有力扶正論之節莫久
于鈞衡有陰翊

宗社之功卒困于柄鑿六旬初屆即返丘園百年為期
遽翔寥廓何君子企公之深而造物者遇公之薄也
惟先君號金石之交故賤子有門牆之託雖學健而

行迂兼志強而不弱寧以道為屈伸敢因時而前却
嘆我生之不辰而教言之如昨也訃音歛聞驚涕雨
落日月推遷林野蕭索謝傳不起于東山司馬竟終
于西洛此心繳日亦何損于衆咻世態浮雲曾直公
之一嘯顧生何知負恩懷忤身幸免于竄投病未離
于砭藥遙瞻几筵一酌清酌公神如生鑒此衷恪鳴
呼哀哉尚享

祭宮保尚書大學士立公文

嗚呼嶺海儲英異材問生公出其間適遭文明翰苑
紬書經惟進讀

聖烈宣昭

帝心啓沃典教國子迨長宮詹迪士敬簡行已安恬身
歷四朝年開七袞乃受簡知入贊宥密代言輔政寒
暑五更國咨耆舊人後治平累疏乞休

宸眷彌篤一卧弗興天奪奚速

帝念元老卹典優崇護喪歸寔孰與令終經世之才希
古之學有偉曲江相望何忤某等誼曾僚屬敬奠一
觴靈車將啓生容在堂追思話言感悼壽昔公神不
亡於此來格

祭少保于公文代于文達于兵作

嗚呼禮莫大于報功義莫先于繼絕况天定之勝人
宜恩典之昭晰荷我伯父一代人傑歷官孤卿上端

睿哲有藝：定難之功有侃；立朝之節有攷；及民
之惠有敷；律貪之潔惟許。國以忘身致權奸之
汙，蟻中以深文濟之諛。舌白日晝冥，愁雲暮結。慨
重瞳之屢回，驚天柱之摧折。雖丹書之橫羅，曾白玉之
可涅。

列聖嗣統當食而輟，追悼勲庸特加昭雪。旌功有祠，述
行有碣。嘉繼世之象賢，悵主祀而猶缺。以我小子同
源一轍，擇男元忠系于孫列。迺具疏請。

宸聰上徹，偉公議之翕然果。

天顏之開悅，錫世祿以奉祠。士聞風而氣泄，顧竊柄之
權奸已伏辜。而煙戒仰忠勲之流芳，炳日星之長揭。

涓以歲首自徽，到浙俯伏祠廡。一筵敬設感

殊寵之下臨，與有榮于衰拙。冀衍慶於曾玄，誓孝忠之
殫竭。鳳山崖從湖水幽咽，尊靈如生鑒此倦切。

聞士欽李公訃位哭告文

太常少卿李公士欽之訃，設位于南山堂。薄致一奠，
哭而言曰：嗚呼！士欽止於斯邪？致遠之器，凝重之資。
明達之見，通核之才，竟已矣而不獲大施。邪春未得
書知，有暴疾甚懼，後連得書知已漸平，甚喜。孰知其
果不起，而使我失聲以悲也。平生健壯，偉幹豐頤，恒
切嘆羨百歲為期，乃未及半百而一旦去世。邪嗚呼！
有善相勉，有過相規，言議之合，酬酢之資，在至感中。

惟士欽一人爾而今而後其孰輔予以道而乃使予
悵于既老之時邪念自童穉受學太師托姻門下
三十年于茲升沉離合不能相一然此心耿々千里
可照弗少置于懷思也嗚呼士欽其真止于斯耶山
居歲晚江寒木萎臨風三酌有涕漣而嗚呼痛哉尚
享

篁墩程先生文粹卷之二十二

